

前言

本期共收錄三篇文章，分別為〈習近平時期高層領導小組的發展：中共游擊式政策風格〉、〈日本的南太平洋政策研究：戰略利益的觀點〉與〈戰略模糊或清晰？戰爭議價理論與美國臺海兩岸政策的理性基礎〉。三篇文章的主題各異，方法也各有不同，但三篇論文的發現卻為未來東亞局勢的可能走向提出相當程度的線索與暗示。

〈習近平時期高層領導小組的發展：中共游擊式政策風格〉一文，作者以量化途徑處理習近平上台後如何透過新成立的數個高層領導小組與黨政機制改變現況核心戰略及目標，其「跨系統」、「廣納中央集體」的共同點，具有游擊式政策風格所強調的「改造現況」作用，將權力集中於習近平一人；而分析深改組／委的會後公報，發現會議間隔、審議議案數有屆期差異，凸顯試驗主義的特性；所涉議案多元且多為全國性事務，代表習近平藉此領導決策，並在十八大的試驗後，於十九大鑲嵌於中共最高決策體系之中。這個研究反應了「韌性威權」(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可能是「雙重方向」：既可朝向權力分散，也可再集中化，端視外在環境與體制運作的關係而定，但整體來說，「試驗主義」與因外在環境的需要和變化而靈活調整的政策風格為中共決策機制的重點。

〈日本的南太平洋政策研究：戰略利益的觀點〉一文中，作者以質化途徑處理日本的南太平洋政策，作者認為冷戰結束後，隨著美國及其盟國對南太平洋區域利益失去興趣，相繼減少經濟援助及人員交流計畫後，在安全上倚賴日本的日本則填補了這個空缺，而其南太平洋政策的利益也從經濟利益逐漸轉變為外交利益（包括政治大國與入常等），最後則因為近期中國強化與南太平洋島國的軍事合作及其海洋擴張威脅國際航道等背景的影響下，日本的南太政策更重視航道與海洋秩序等安全利益。這個研究反應了當美國及其盟友逐步退出南

太平洋之際，日本因其經濟與外交利益的考量而增加對南太平洋的重視，填補前者留下的空缺，而隨著中國崛起，南太平洋的戰略重要性再度提升，而日本的南太政策及南太平洋的重要性也將日益提升。

〈戰略模糊或清晰？戰爭議價理論與美國臺海兩岸政策的理性基礎〉則首開先河，不再以政策的觀察、評述或比較為依據討論美國的臺海政策，而以形式邏輯 (formal logic) 出發，在戰爭議價理論的架構下，以數學公式證明究竟是戰略模糊或清晰較符合理性的前提要件。在作者的推論與證明下，戰略清晰只有在嚴格滿足特定前提下才能維持中國對臺使用武力的有效嚇阻，而非無條件成立。這個前提為「美國明確介入臺海能有效嚇阻中國使用武力攻打臺灣、並和平解決爭端」。然而，若嚴格滿足此前提，美國反將分別給予中國和臺灣策略誘因，而使自身捲入臺海戰爭風險。作者的推論與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2022年8月針對64位專家的意見調查結果相仿，CSIS認為「幾乎沒有受訪專家相信結束美國的戰略模糊政策將可以嚇阻中國使其不武力犯台，因為北京已經預設華府會介入」，因而即便中國相對美國快速崛起的國際環境正在劇烈變遷，戰略模糊將依然是現階段美國政府保障臺海和平、安全與穩定的最有效政策。

大抵來說，在中共認為美國必然介入臺海衝突的條件下，〈習近平時期高層領導小組的發展〉一文討論的「游擊式政策風格」呼應著「試驗主義」與因外在環境的需要和變化而靈活調整的政策風格很可能也存在於中國的臺海政策，實際上，從解放軍機艦繞航臺灣的模式便可見一斑，對臺灣及美國反應的不斷試探反應了試驗主義的特色，而「進兩步、退一步」的推進模式則反應了中國靈活多變的政策風格，而這些也給臺灣增添更多的防衛壓力。另一方面，由於北京早已預設美國將介入臺海的立場，因而美國的臺海政策究竟是戰略清晰或模糊並不會根本性地影響北京的臺海政策，而若美國戰略模糊調整為清晰，反可能增加戰爭爆發的風險，因為在北京既定的認知下，美國

的調整將釋放更強烈的信號。最後，日本的南太平洋政策及和南太國家的互動相當程度填補了美國及其盟友在冷戰結束後減少投資該區域所造成的問題，在中國崛起與美中對峙的背景下，南太平洋的戰略價值及後勤航道的補給與安全更爲重要，也是美國賴以嚇阻中國的基石之一。

《遠景基金會季刊》編輯部

